

可不可以有螭吻专用束具

专门拘束螭吻的拘束具

要是专门为唯一的祂设计的就更色了

春神

春风吹又生

我们有限
而春天永恒

过去的一切都会随着春天死亡
在那一切之后
一切又回到了没有时间的原点
宇宙也将永恒如此

黯夜星然

漫画

开篇：是潜逃马上的狐狸武将
被绊马索绊进了陷坑被擒

在牢中，被两个军士押着，跪在地上
牢门吱——的一声开了，走进来了他
来审问他主力军队的下落
“师兄”他一惊，抬头

进入正题

“嗯，所以，xxx带领的另外2万人哪去了。”轻松地边说边呼出一口气。轻松的一口气，把身体向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看着他
“你这口气，好像是在现代的伦敦问我‘how's the weather'一样”
“哈哈……大概是在20……多少年。”
“无所谓了，反正我也落到你手里了。”

他劝我说

开始用刑
慢慢地开始做爱
场景开始变换

是被绑着的人质与劫匪
是魔王与勇者
是上司与下属
舌头交吻是触手洞穴
是学校隐秘转角处的男女学生
到后来乃至每顶一下，双方对话时，双方的每一句话切换到对方的回应的分镜时场景都会变化
是舞台上的两位骑士决斗（下半身都裸着）

射了，做完了。
两人在黯夜的酒店里。环境黯然，在夜中。
狐狸从鼻子里（胸腔里）长出了一口气。“明天早上吃什么”
“别那么失望嘛，我表现得不好吗。”
“不怎样。”

狐狸“冷死了”“谁把窗户打开了”
画面是开着的窗，没有人。（左2/3是窗外淡蓝明亮的酒店玻璃壁，右1/3是暗得紫的酒店内）
“不是我开的”
“不是你开的还是鬼开的”

狐狸走进了窗户，靠上了窗
高层的酒店，夜下城市在半夜两点粲然如晚上7点
星夜旋转
夜晚真大啊……他想

2023-12-13 Wed

世界旋转

我身处其中

(接续狐狸与狼的戏剧蒙太奇做爱之后)

狐狸在浴室里，准备冲澡

他若有所思，突然抬头看了看“浴室的天花板”

画面迅速地从浴室内脱出，如同收缩一般，迅速变到了酒店本楼层，迅速到了酒店的玻璃墙外从夜中看这玻璃墙遍布的建筑，迅速酒店变成了镜头中的一栋楼房，而最终镜头放到了整个城市的地平线而星夜旋转

那无数的性爱的模拟剧，从中那无数荒诞的历史

世界正在旋转

世界旋转

我身处其中

春花墨枝

神主
春花，墨枝

墨汁团团所画成的桃花黑枝，即有结节、筋骨，又墨晕的朦胧而白

墨骨

上面所开的春花，在这黑白的衬托下，只是克制的颜色都如此灿然

星月阁外阁

在巨大的书阁之下，在无数书构成的一面巨大 pattern 之下，显得“渺小”的神主在木质地板上向前（在画面上向右）疾行

图书阁的照明不足，有些阴暗

而画面右 1/3 是巨大的钩月与点点星夜
(也可以是图书巨墙下的一道窄门，透出天空的蓝)

父与狼妖

作为月影的神主的影子在画面中间占主体
两手交叉，袖子纷然交流
上面的“幻影”背景是两人
一人是背对的父亲
一人是回过头来，仿若十分惊艳一般地看着“下面”的神主的狼妖

佛魔

佛魔持着一根长长的两端镰刀
两端近乎成为圆弧的镰刀上串满了佛头，两端镰刀倒转一般

佛魔本身：
面具颜色饱和
而其余部分灰暗
面具与其余部分的边缘不自然地明显、仿若钩月的外边缘一样（钩月的外边缘仿佛从夜中扣出来的一样）

肩骨

我很瘦。我在洗手台前，看着自己耸起肩膀突出的锁骨末端。

我原以为我是人，理所当然的那种人，是皮肤上的人。是惯常的那种鼻子眼睛耳朵组成一个面部整体的人。

而那我皮肤下突出起来的锁骨，却提醒我，我不是。

我是一个生物，一个机械运转起来的东西。

戏剧

最优解的松解

我曾经去打过排球

据说，受过训练的运动员，和普通人打排球是截然不同的

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睛要看在哪里、每一个脚步要踏在哪里，每一刻我的手臂应该在什么位置

每一刻我的每块肌肉，每一条纤维该收紧到什么程度，我的精神应该集中在哪里、又该分散地注意周围的队友

到什么程度

全都有最优解

“错了！错了！错了！”

“不对！不对！不对！”

六个词交替出现在教练身旁左右

你现在踏在最优解上吗？

（有冲击力的画面，我冲到镜头前，身体像瑜伽、芭蕾一样精准地绷紧，腿向后绷直，而令画面举重若轻而爆发出力量的是：我的手（有些为了伸直而紧，但除此之外便松弛地）指着镜头前，我看着镜头）

最优解（北海道）

上帝在完美精准、分毫无差地运转着世界

而时时刻刻都踏中最优解，那是神的要求

“作为丑陋破鄙的人类，怎么可能办到呢，你说是吧”（最后这句话突然从旁白叙述变成了我坐在咖啡馆的桌子的一侧，对着另一侧讲道。而另一侧被对话气泡框挡住。在那午后阳光洒落的咖啡馆）

与自己对话的隐喻

回过神来时，我已经脱了鞋站在了日本北海道的郊外的电车轨上

天蓝河阔的河滩边，河水闪着明媚的波光

轨道的隐喻

最优解（目标）

我突然感到“我”从所有的目标上脱开了
在那好多吸盘吸着的目标，而用绳子拉拽我的目标，突然吸盘全部脱落了
“啵”

我今天的道理不需要说服任何人
我不需要记住它
因为世界毫无意义
世界浮离的意义、水面上的薄油花
触碰到世界的真实，你就明白世界是什么
无需诉诸语言

最优解（夕阳）

我并不需要达成什么

我也不需要伟大

没有事情要被记录

世界只是如现在一般运转着

唯一真实的只有现在，唯一的世界只有现在这个

世界只是上一刻缠着下一刻接续不停的东西，而唯一真实的只有现在，过去只作为纠缠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这一刻而存在

这世界只是自然地存在而运转

没有最优

所有的成就、所有的目标，都是人类的虚幻

世界上没有意义

我不需要活着，我不需要充实，我无需有任何目标，从而也就没有原生的、先有的任何体系能够判定什么对错对错、目标、体系，只是浮在真实世界之外的虚幻，只是远离真实而接近我们的视网膜的虚无

我如一只飞鸟略过世界，而无需留下任何遗产，无需留下任何铭记，无需留下任何伟大

我无需看无需听也无需感受，我不需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我毫无意义

今后我是送外卖也好

当装修工人也好

是要忍受作为领导的昼夜难安也好

要持续呼吸作为卓越的人的苦修般的修养也好

病也好

死也好

我都无忧无惧了

我并不是在生活中毫无感情毫无害怕

而是我仍然真实地生活着，仍然为日常中的每一事物感受真实，喜怒哀乐一样不少

只不过，有什么东西从那些喜悲中隔离了，有什么东西从那世界水面虚无的薄薄油花中沉落分离了、进入世界汞般的水体中

我仿佛在玻璃顶上，看着下面喜怒哀乐的自己

我仿佛在剧场上演一场情感充沛的戏剧，戏中苦悲喜乐、命运狂响，而下了台调笑抽烟而已

而与戏剧不同的是，我作为台上全力演出的演员，看着台下作为观众的我自己

台下的观众席上，有的观众在交头接耳，有的观众在如痴如醉，有男女朋友来到剧场私语调情，有观众无心戏剧而忧愁出离，有观众柴米油盐地看着台上无关的戏码

那台下的世界滚动

那台下才是世界

台下的观众的一切现实的事情滚动起来，他们的表情连接起来，滚动起来，如同庐山一般构成了一览众山小的云雾之海的山世界，

又连成的梵高的星夜，

而镜头拉近，星夜中的是人间的一切滚动运行

世界旋转

而我身处其中

排球服破碎了
我赤身裸体（阴毛裸露）
在夕阳之中徜徉

意识到了吗
看见了吗
你的生命从一开始就已经是日近西山一般地短暂
啊
徜徉在那名为自由的夕阳中吧

我从北海道的轨道上跳下

在那夕阳下跳起难看的舞
我扭动四肢
而那舞没有任何美学体系，没有任何优良或者低劣，
不美不真不善
却是世界的舞

我们的目标毫无意义
能达到就到达不到就回到我们原本的生存状态
达到了也是回归我们原本的生存状态，我们一直都只是存在

年轻人的无意义

年轻人的意义消解为什么是无效的？为什么是不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仍然被「快乐」「幸福」这两个目标所束缚，他们仍然被这两个即是在现实主义上也很虚幻、主观、随着自己对自己的观测而变化的指标所衡量，因此就无法逃离那早就在人类本能地追求快乐避开痛苦之上进化了几千年的成熟传统价值观，他们必然被打败。享乐主义必然被束缚并打败。

给他们一个当富翁总裁与沿街乞讨的选项，他们的“本质”会欲望前者。而我今天的区别在哪里？在于我的人的一面或许会选择前者，但对于世界的我来说这虚无油膜上的选择都无关紧要、大差不差。

我们只是一只飞鸟，略过这世界，痛苦和欢乐都无关紧要，只是略过去了而已。

自由了。

执

佛教说的一点也没错。

佛教的什么“来世”全是狗屁

只有“小山藏世界”，这样的用巨大的世界把人类脱出消解我执，把目光聚集到大世界上，我执在当我们感受到世界时就自然地不存在了

是我执把那个薄油膜下的存在的我绑在了世界的虚幻水面油膜上

（人们所说的什么“存在的史诗”也是狗屁，过去根本不存在，什么“过去”根本对世界来说全然不存在，世界只不过是前后纠缠的现在，以至于连“现在”这个概念都不应该存在，世界就只是如「此」运转并前后纠缠。只是人类出于存在癖、永恒癖、记录癖而发明了这个“存在的史诗”的概念）

夜深不知处

(夜深，除了山月永恒的第二种感觉)

像是曳着一叶小舟，在夜晚黑暗的大江上向峡谷尽头的夜晚漂流
那深深的夜中、夜深之远处、夜深之内处
向着夜晚的夜深所通向的那个无穷世界

而此时，江月从黑暗的、压迫感（而挺直巍峨、风吹高耸）的两侧大峡谷之中，从江的尽头升起
向着那月下的黑大江流而离去
只剩蚂蚁一般的背影，消失在江与夜的尽头

照夜「星穹」

天呪在楼顶之夜与我的战斗

那是星穹

(重点在“穹”，然后咀嚼“星”)

zun与黄昏

黄昏的编曲.....老实说，俗不可耐

这么说吧，zun的曲子总让人感到灵气逼人，zun的编曲，说明他是个幻想者，是个艺术家，是个用曲子作诗的人；黄昏的编曲表明他（们）是个挺好的编曲者，仅此而已。

纵观历史上那些一流的人，没有哪个人的东西不让人多多少少地感到灵气

而所谓的二流的艺术家，要不是技术本身巅峰到了成为一种革新和看点，真是与一流的艺术家有着天壤之别

画家不是艺术家，演员不是艺术家，作曲编曲者不是艺术家，导演不是艺术家

这些全都是用“制作手段”来定义的身份

艺术家，狭义上来讲，几乎仅指“作诗的人”

什么叫用画画作诗？什么叫用音乐作诗？什么叫用表演作诗？去看看梵高就知道了，去听听肖邦就知道了，去看看那些复杂经典的人生就知道了

天呪的噩梦

天呪身处于噩梦中
无法再与万物与世界相融通
无法照明一般地全然明晰一切、同时游于万物之间
要变成鄙陋的人类了
要变成寿命短暂的、还没来得及留下任何意义就挣扎消失的蜉蝣了
要变成无法“知晓”存在，只能笨拙地使用感官作为盲人而笨拙地跌跌撞撞地摸索了
一切的事都将化为人类的有限和笨拙，毫无最优解可言

祂从梦中醒来
却发现自己身处人间
正在噩梦中
正在现实中

第二天，我发现祂面色不太好，询问祂“昨晚没睡好吗？”

第二天，我发现厨房里的（呕吐的）污迹

我询问祂昨晚不舒服吗

而讽刺的是，天人是“知晓”存在的，是与存在直接相沟通而浑然一体的
是与存在与世界通融的，是“不存在”的

天呪此时对于天人的回忆和想象，正是祂作为人类而“不天人”的我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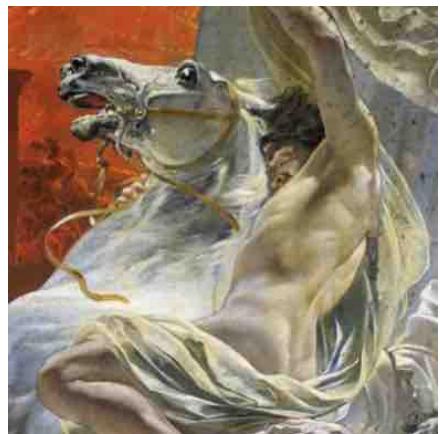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我站在夜中被路灯染黄的环海路上
看着夜空
夜风让夜空荡荡地轰隆响

耳机里漏风地播放着 ネクロファンタジア

这样的场景没有什么意味吗，不是什么启示吗

2023-12-15 Fri



震动如海浪

器具

刀被锋利所定义。没有刃的不能叫刀。

器具被其用途所定义，好坏与价值全被其在用途上的精到与否衡量

小丑就是器具。但同时也是个人。

符号是个器具，而人要拿它说话

(君子不器，人不器。而人却要通过符号才得以被展示和体现，为他人感知到自己的“人”的实质)

在幼稚的人眼里，他人也只是器具和符号，是性质的集合。

大雨与暴风雪

站在大雨中的时候
你不停地祈盼这不断打在身上的密麻冰针能停下来一会
然而，大雨在每一时、每一刻，在这念头发出之前与之后
都在用持续的雨雪毫无迟滞地否决
站在大雨中，无刻否决
漫天降下的都是毫无质疑的否决

站在大雨中
站在暴风雪中

晦日

大雪行方

晦日

大雪之昼

晦日银金，溶溶于天

如同一片雪棉冰绒中埋藏的流光

昼日晦暗下

电线杆伸向灰色的天空

那样的“灰”是「真正」的灰，区别于人间模拟的灰色

那样的灰色，是灰色原本的、在天之本

那雪日晦暗，「真正」的灰白色

雪日埋了路边景物，一片白色

人间一片灰白的静谧

唯余大雪纷然

而在雪停时

那展现出灰色氛围的晦街道

在晦日若有若无的、只在天空中便消散了的金色下，在一片无色静谧的人间中，稍向远方倾斜向下，通向“山下”与远方

电线杆交替相接

晦日之下的无色人间

雪道穿行

雪日盛景
风吹雪飞的大集市
那一片风雪世界里，雪粒漫天，向一方涌流一般飞去
大雪行方
在那风雪世界里，在那雪舞纷飞的迁徙中
集市的大世界，热闹非凡

让那无声的大雪世界有了热闹

晦日枯树

大雪之日
雪停之后
晦日虚无，溶然沉然
仿若沉入了晦暗的雪绒的天空之内的虚无流光

而在那样的，淡然而灰色的天空上，隐隐的金色照不透灰白的天空上，金色仿若灰白下由太阳之池散发而出的、冰下的虚无散发的渐变消失的轻金色
就在这天空之中
黑暗的枯枝，向上蜿蜒至天空中，在这样天空的背景下，独立地蜿蜒着（也有散枝，不然只有一条线太单薄了吧）

大雪战天弓

天弓与天呪在大雪行方，天地晦暗的巨大圆顶建筑的圆顶上战斗
天弓身着一红披风，在大雪纷然中，使一长戟

大雪战天镜

大雪快晴

大雪晴后的天空上，

在那遥远的工厂烟囱上，在那空阔遥远的天空之前（那天空的感觉，仿若远山之上的天空。更加上是大雪之晴后，风高天远）

天况和天镜两人在烟囱下，天空前

与这大雪晴后的感情相称的是

两人久别重逢后大笑着战斗

轻金色的薄薄日光出来了

是在天空陨落之后发生的一切的感慨与惆怅的释然之笑

是（在他们角度看来天空陨落之后，这一切之后）久别重逢的笑

是战斗淋漓之笑

是大雪快晴之笑

天镜将镜飞出在画面背景中，与快晴的空远远方天空溶融没入

两人用武器战斗

ムーンチャイルド～Homunculus Dream

在大笑时，音乐进入3分55秒

天空如此悠远

（两人也如此笑着

惆怅而悠远）

雪日战天戟

与天戟的战斗

天呪像左右闪避守护鬼的剑圣一般，与天戟周旋

天呪向后退，冲到一悬崖边上，

向树枝之中冲去

那树枝的背景是雪日淡白的蓝色天空

树枝蔓延的方向是从画面的左下到右上（右上即悬崖的方向）

树枝的形态如波如流，巨大的枝蜿如同涌流而上的风

在那如流如风的枝蜿中狂奔而前

天空之前

枝蜿上是雪日的积雪

沉重的天戟挥动电线杆（戟）

向地上一截，把自己从悬崖上如一颗钢铁炮弹一般发射出去

近乎于直线的抛物线斜向下落，去追奔跑的天呪

向炮弹一样，挥动戟如行星轨道一般，撞上去

战斗场景条件

那树枝十分脆弱，容不下天戟的沉重和巨大

雪日铁栏

雪日，积雪一片白色，气氛淡蓝

我从小区的低矮铁栏门，打开只到我腰高度的矩形小门，那铁漆的黑色在雪日中显得如此有感觉

我打开围绕花园的栅栏一般闲适的矩形铁栏，与地道别

大天圆顶

覆盖了一层雪的苏联式圆顶建筑
在远方的，雪后的晦暗天下
大片的白色天空与小小的水泥圆顶

回家

小区的一个上坡路

雪后，轻金色的阳光从我后面薄薄地照过来，照在松树的积雪上，照在白雪覆盖的斑驳上坡路上，照在两旁淡黄的房子上
静谧人间。

雪日轻金

雪日之后

道路上积雪融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

四面延伸的绽开，摆动感与延伸感如同一条左右摆动的龙

而太阳出来了啊

轻金色顷刻间漫流地面

大地与街道变为了轻金色的河川

河川漫流

而那镜面一般的水之下轻金深深

那倒映如镜的水面之下，又是一个清净光明的世界啊

化雪流金

雪融化为冰
冰融化为水
轻金色流溢

死

在外面奔波密密麻麻不断劳累在风雪中行进之后

回到家里，把什么都收拾，脱下衣服脱下外套洗漱干净关好门窗，到被窝里，

温暖而安静

被子捂住了我的鼻子，按道理来讲我应该马上把它移开

但此刻我很安静，手脚四肢都处在它们原本就该、该在的地方。我依然固定，重力处在手臂和大腿的内部

一切都处在恰当的位置上。（生时意识不到，嘈杂杂乱，死时才慢慢意识到这一事实）

死的安息也不错。没有意识的虚无长眠。固定如尸体。

死的安息，是仁慈的安排

生命

生命为什么会动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符合能量守恒, 但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问题, 是方向问题

为什么会动呢? 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整个躯体在能量定律上运行呢?

细胞那么小, 那么简单的装置, 为什么会动呢? 是 dna? 深入细胞核, 本质上的 dna 的无机物为什么动起来呢了?

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生命? 石头在滚动, 虽然符合能量定律, 但是什么东西在推动?

句斗

游历于万山之中的家伙

虽然行走了千山万山，但对于他来说到哪都一样（隐喻）

万山交叠与宇宙无垠

那样无穷无尽的延展所展现出的「世界」

以及世界广大得，以至于无论身处何山、无论身处那个星球哪里都在「某种实质上」相同的感觉

舀酒若水

宇宙透明如酒液一般
构成世界的介质，宇宙的空无之处如同酒液一般透明

星河沉浸在酒中

/
星河糜烂灿烂在酒液中

/
又该是这样的狂妄与美的神性，才能构成这种尺度的宇宙呢
世间细致到微粒的世界神奇
有着一种神性的酒神之美

宇宙与水

宇宙的黑暗与虚无如水一般

宇宙的无态无度，中性而无色如水一般客观存在

宇宙承载溶解万物，如同水一般

世界如同大雨，是水

宇宙如同无限的无色深海

冬日的天葬之雪，也是水

「天」的构成若水，天道似水

无居无止，无形而无不在

铜环城

苍绿而半沉没入地的铜环城，
在那片无垠无尽的，从未被目光所及的天空之下，自在此处而静静腐朽

句斗 (2)

宇宙的客观存在似水
而祂就是将水化作酒的人
是由水入酒之人

从此这世界星河便灿烂起来
从全然存在的世界中，浸入酒中
能够为人所见，为人所享用而醉心于此

自此，如蚂蚁一般，客观存在的生物肉体，密密麻麻地在土壤上分布的会动的石头们，有了酒的精魂
就算是可怜到沿街乞讨的饿蚂蚁，情之所至、澎上心头也会唱起歌来
就是拜祂所赐

万山交叠（2）

句斗“无论是哪座山都大差不差。所以，走到哪都一样嘛。”

我望向窗外的群山，重重叠叠地延伸向天空的远方，仿若构成了一个世界。“上面”无垠的“天穹”深深。我们正在宇宙中啊，我想。

与句斗的战斗

石钟乳的洞内
地下暗河
暗河中星辰流动

第一阶段
“我”与祂在船上的肉搏战斗

第二阶段
祂跳起来，我们在洞穴中追逐飞行

第三阶段
变为“竖版弹幕”的背景
背景是冲刷而下的星瀑
在顷刻后淡化为宇宙

弹幕是向外沿着优美的数学轨道飞出的星辰
是不是有中间向外的酒的涟漪（作为透明介质，起到扭曲背景和弹幕的效果）
最终，随着音乐的一转，所有的弹幕开始反向聚合至中心
逐渐地、慢慢地凝聚为星系旋转

雪楼顶战

在那大雪之天

在天空一片纯色的沉默雪白之前的楼顶上

那楼是淡黄色的、顶层的楼层漆成白色的居民楼，淡黄色在大雪纷飞的空气中罩上了一层白色的“滤镜”

楼顶宽阔，天呪与天戟在上面周旋着战斗

大雪由画面右上向左下纷飞呼啸

天呪的bgm remix重编

大雪中的钟声

世界一片扁平的纯白中，穿透大雪的钟声

从远山而来，越过无数居民楼顶，穿透纷飞大雪的白色空气（笼罩世界入一片乳白的空气）

水平的雪流

横着飞的雪

不远的淡黄居民楼，在这横着飞的雪流白世界中静静地伫立着

后面的天也白

雪飞得也白

一片茫茫世界，而眼前淡黄色的居民楼静静伫立

雪的甬道

我们在横版2d地看雪后，也来直面着雪流的垂直方向吧

风雪从两侧居民楼形成的甬道中，从天上吹来

回忆京都

飞鸟越冬

雪停了
一片茫茫世界

世界披上了一层白茫茫的滤镜
天也白
眼前的淡黄居民楼也淡淡地浸没在一片世界的白气中

雪停后
一切变得分外清晰起来，颜色变得结实了起来，楼房的水泥也锋利硬朗了不少，变得更加灰黑了
而天空仍然如此萧条，一片白茫茫
雪后的分明世界中
那白茫茫的天空上
鸟影飞上
黑色的剪影，飞在这雪后的分明世界里
飞在白色的棉絮萧条（天空）上

雪中骑士

他在雪中，如同一片白刃

一「片」如柳叶般快的白刃

他的武器就是一片柳叶般的尖钢

如同一片雪一般明亮

如同一片光一样锋利

闪烁而流线的优美白刃

白雪之海

雪已经大到了几乎每一寸空气都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雪花的程度
世界仿佛被浸在水中，浸在白雪密布的“水中”
除了白雪的“水中”外，这同时也像世界浸在水中，水中密密麻麻的无数水泡向上漂浮
这已经完全不能用“纷扬”这样分散的词汇来形容，而是“全然密布，上浮世界”

无数雪粒闪烁摇晃，在世界中如同精灵般浮游，缓慢而沉默地落下

雪的海水之中
密雪海中
风卷如海水涌动，让雪浪飞行
雪流世界

密雪海中

在在密雪的海中，雪风涌流
无数雪粒之宽流，如同整体宽宽的薄纱，如同风覆盖世界

在那大雪的世界中，作为一片雪粒，逆流而行
在那宏伟的、沉浸世界的风雪洋流之中飞行

雪日

大雪之中，风雪窗外，漫世界雪粒纷扬
什么声音都没有。真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全世界，只剩下家里厨具碰撞的声音，只剩下残余的菜香。
静谧。
世界仿佛已经在一片白茫中毁灭，外面的世界已然不存在。留下一个风雪纷然的残影。
只剩下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家，只剩下这么一点有着厨具声和菜香的空间。
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出门上班，考试，外面的朋友，购物中心，街道，都不存在了。

銀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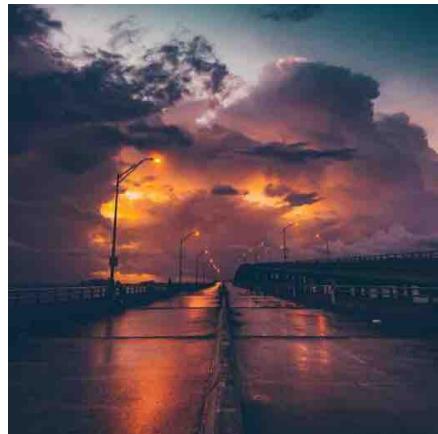
金の銀



水中央

地面是水面
这是水面上的景象

天之下的世界是“水下”
无游无定地 wobble
而在日神所居的天之上
我们从水中探出脑袋，看着眼前的不知是日出还是日落的天境



像滴在水中一样.....